

“口头传统”是一个遁词、还是从跨学科向复杂性发展呢？

Ruth Finnegan

我个人并不是十分喜欢“口头传统”这个说法。因为这其中部分具有欺骗性含义。“口头”指得是原始的、处于西方胜利梦想边缘的标志；而“传统”或是“传统型”则是现代、西方、文化、个人、创造性的反义词，含蓄地强调了传播、“古老”的、被淡化的创造力、多重组织、政治、与发明等等。如今我们对曾经那种民族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，取而代之的是探索研究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化重叠交融的部分（当然也包括口头文化与其他媒介的重复部分，例如：音乐、舞蹈、物品展示、电子产品等等），并试图寻究口头传统历史变化与多重性（包括风格变化、已有主题与新进媒介之间的融合、和当代的文化形式—不仅仅局限于“传统”文化形式），而不是“新旧”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差异—不过旧的观点依旧存在。但是“口头传统”的概念并不是十分清楚，因为“口头”本身存在着“有声”与“非书面（相对范围更广泛）”的模糊定义；而且什么才是“传统”？如何定义“传统”？在我所研究的领域范围内（包括非洲以及其他地域的表演、口头与表演文学、叙述体、流行文化等等），“口头传统”这个术语并不是很有帮助，并且目前也没有得到广泛使用。

但是，“口头传统”有语用研究意义。在《口头传统》专刊中，“口头传统”意在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，收集被大家忽略的一些关于文本性、口头性、声音、文本、表演、口头艺术等问题。这本期刊填补—同时也挑战了—很多学术学科遗留下的空缺。口头传统有几大特征，包括：跨文化框架、广泛的研究领域、和不受学科限制等等，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建设性地横穿各大语言、文本、文学分析、口头传统类型、媒介研究、流行文化、表演、信息技术、以及交流等领域，并在这一过程中超越“口头传统”过去所隐含的边缘特征。

目前口头传统研究中正在发展的研究方向有哪些呢？我认为最主要、也是最相关的是对人类创造力复杂性的不断认识。这不仅仅是指多元化的观点、口头传统类型、文化、社会特征、社会关系、历史特点等，更多的是指从口头—文学概念里隐含的狭隘民族模式正在向积极交流的多元化模式发展。这一观点为下列这些研究注入了新的元素：“同一”“表演”中的共同参与者、共同创造者之间如何进行多元化交流、还有人类是如何积极参与到如何使用语言的很多过程—比如：文本化、注释、“元”观点等等，还有多种模式和媒介如何通过多种方式与“口头”这一简单词汇发生联系—这一观点最接近我的想法。我们在审视（所谓）“口头”表演实际做法的同时，也要更加关注人们如何不仅仅展示“词语”，同时也从听力、手势、视觉、空间、物质、触觉、嗅觉等巨大的资源中根据自身的要求创造性地选择词语（关于复杂性的例子，详见下列参考文献）。

参考文献

- Barber 1997 Karin Barber, ed. "Audiences in Africa." Special issue. *Africa*, 67:347-499.
- Brown 1999 Duncan Brown, ed. *Oral Literature and Performance in Southern Africa*. Oxford: James Currey.
- Finnegan 2002 Ruth Finnegan. *Communicating: The Multiple Modes of Human Interconnection*. London: Routledge.
- Honko 2000 Lauri Honko, ed. *Textualization of Oral Epics*. Berlin and New York: Mouton de Gruyter.
- Sherzer 2002 Joel Sherzer. *Speech Play and Verbal Art*. Austin: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.